

奇人異事錄

康寧

牧童畫家黃寄禪

國學大師王闓運，湖南湘潭人，文章傳世，所作詩賦駢文，上追漢魏六朝，冠絕一時。門下弟子衆多，聲名遠播，其中齊白石享譽士林，奇人奇事，傳頌中外，記述甚多，勿庸辭費。謹記二位爲世人忽略之詩壇怪才，湘綺門下雙絕黃讀山與張登壽。

黃讀山字福餘，號寄禪，自幼雙親亡故，貧苦無所依靠，乃與鄉人牧牛做粗工過活。由於他命運中的坎坷際遇，朝夕勞動生活在山野大自然中，聰穎過人，不知不覺培養出一種文學家的靈性。某日偶見鄉間道旁桃花被風雨吹折，悟出人生的空虛，萬物生息，轉眼成空，遂往湘陰法華寺皈依佛門，削髮爲僧。由於自幼失學，未曾入塾受教，全憑自修閱讀，識字不多，然稟賦絕慧，妙句天成。某日登岳陽樓，睹景生情，隨口詠出：「洞庭波送一僧來」的名句，爲緇友郭菊孫所讚賞，乃授之唐詩三百首，讀山愛不釋手，日夜苦讀，及長受知於王闓運，從王游學，詩文大進，其詩往往脫口而出，清妙絕倫，間遇難字，不

知點畫，隨手作畫添補成句。一日作書，不知壺字之寫法，乃畫以一酒壺補之。王闓運曾於其詩刊作序，有如此文字：「寄禪和尚，以慧業故不由識字，自然能文……」。其詩除拜天賦所賜外，而自幼歷盡諸般艱苦亦有極大關係。詩中常有影字，信手拈來清靈超脫，無半點人間煙火氣。某次，與易順鼎同宿山寺之中，順鼎偶作句：「山鬼聽談詩，窺窗微有影。」頗爲自得，寄禪則以爲不如改成「山鬼聽談詩，孤燈生綠影。」順鼎聽到此名句，立表敬服。二人各吟成「門影絕句百首」以相較功力，恭請王闓運批評之，得評：「寄禪爲天上之影，實甫爲人間之影，影各不同，何必強分長短」。於是寄禪的詩遂傳遍湘中，人皆稱之「有影和尚」，其後撰著詩文集多卷行世。

鐵匠詩人張登壽

張登壽，字正暘，湘潭烏石山人，與寄禪和尚，同是出自寒門，幼年生活清貧作鐵匠苦工，維持生活。與黃寄禪均師承王湘綺門下，同以詩文名噪一時。但兩人日後發展不同，寄禪以身世

堪憐而悟人生虛幻，佛門成道。登壽則力學不倦，終成大儒，望重士林。登壽幼年作鐵匠工時，僅粗識文字，便喜愛作詩，雖在鐵廠工作之中。仍朗朗成誦，一有餘暇，即以吟詩賦句爲樂，天賦靈感相合，時有雋美作品，爲名詩人陳鼎所見，大加讚賞，舉爲一字一句皆肖孟郊，力勸其師事闓運。一日冒雪行三十餘里，前往湘潭書院求學，登壽當時一貧如洗，無錢購紙，不得已在他處人丟棄紙質極劣之賬簿上，譜成烏石山人詩稿上呈王闓運，王欣然允諾從受其學，後舉秀才。光緒末東渡日本研習法律，回湘後，兩度主講明德學堂。民初又兩任縣令，政績甚佳，著有「禮經學書表」，「詩經比興表」等書。

宋教仁棄武習文

桃源漁父宋教仁先生，字遜初，留學日本時改名宋鍊，「桃源漁父」是他的筆名，又稱「漁父」，作品多見於「民立報」。宋氏生於民國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，即清光緒八年壬午歲次（公元一八八二年）。十二歲喪父，家貧苦，事母孝，教品力學，十七歲，入潭江書院就讀，時風氣

大開，青年們談論政治及國家大事，蔚為風尚，宋氏僅弱冠之年，即處處流露政治的天才。二十歲，入武昌文普通中學。

研習經世治國之學

八國聯軍之役，俄國乘機佔領我東北，學生中之激烈革命份子組織「拒俄義勇隊」。一方面憤於清廷之腐敗，無可救藥，留學生多回國策動革命。黃興自日返湘，在長沙明德學堂教書，以為掩護，吸收同志。一九〇三年五月，黃興在兩湖書院演講，發表革命救國論，聽者莫不動容，時宋教仁即為聽眾之一，受其感召，自此而後，聯袂策劃各項行動。是年華興會在湖南起義失敗，兩人相偕先後逃亡日本，一以避清吏的捕殺，一則負笈求學，以充實本身學養能力，為革命作準備工作。

當時，留日學生相率學習軍事，大家以為「富國」必先「強兵」，而且想要推翻滿清專制政權，也必需先建立革命武力。宋教仁初抵東瀛，亦報名學習步兵操練及馬術。然而，革命不但需要軍事武力，更需要經國的治理人才。宋先生具有政治天才，說話富有煽動力，思想精密，組織手腕高強，有關革命策劃大計多出諸其手。根據個人志趣及才能，他終於決定棄武習文，轉入法政大學。潛心研究世界各國的政治、法律、經濟，制度上的成敗得失。得暇又致力翻譯西洋政法制度的名著，對維新思想有很大的啓迪，此外，他寫作及翻譯的稿費，亦多用於革命的活動。

民初政治多出其手

辛亥年春，當黃克強、胡漢民籌劃廣州起義

時，宋擔任統籌部編制課長，由上海遷至香港，致力於擬訂文告典章之苦差事。「三二九」起事時，他已擬訂好革命政府組織所需要的約法、中央政府體制及地方政治機關的計劃綱要。起義失敗後，乃冒險攜着這些重要的文件，回到上海，潛伏於民立報的一間小房中，加以研究修訂。而武昌首戰成功後，多種法令規章能够很快制定，公佈施行，宋教仁之功不可沒。

在革命軍武裝起義的後期，「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」在陳英士、譚人鳳、宋教仁的領導下，已成為革命的心臟地帶。所以章太炎說：「遷入中原，引江上之勢，而合武昌之羣黨，未半歲，遂以集事，則譚人鳳、宋教仁為之也。」而「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」的組織，實在是宋教仁的心血所奠下的基礎。武昌革命成功後，他又奔走武漢、南京、鎮江與上海之間，為各地臨時軍政府及中央政府的組織工作策劃經營。臨時政府成立後，受任法制局長，致力於開國時期的立法工作。民國元年，政府改組北遷，宋出任農林總長，埋首於國家百年經濟的建設大業。

民國初成時，同盟會員對一人一黨籍的觀念并不重視，常因政治利益，而發生跨黨現象，蔡元培說：「是時國體初定，同盟會員中粗獷者或不免以革命功自誇，為社會所疾視；或斥為暴徒，或謂為貴族，凡政客投機者，或趨之若鶩，而以志氣或才略自負者，雖政見略同亦以依附為恥，幾無成立政黨之希望，宋先生百計聯絡，始以同盟會與其他三、四政團相結合，而組織為國民黨。」當時袁世凱為達成其私人的政治野心，使出

各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來打擊革命黨人，從中挑撥離間，極盡分化誘騙之能事，幸虧宋教仁的忠肝赤胆，粉碎了袁派的陰謀。

組國民黨維護憲法

國民黨於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宣告成立，國父躬親致詞，並宣佈在其缺席時，由宋代理幹事長職務。宋發表「代草國民黨大政見」洋洋萬餘言，更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大手筆。接着，宋又作全國性的競選演說旅行，到處受到英雄式的歡迎，國會選舉中國國民黨獲得大多數席位。在國民黨絕對控制國會的情形下，袁氏專制的夢想乃成為泡影。於是袁乃設法以金錢收買宋氏，然而他始終不為所動。他說：「國會初開第一件事，則為憲法，憲法者共和政體之保障也，中國為共和政體與否，當視將來之憲法而定，使制定憲法時為外力所干涉，或為居心叵測者將他說變更共和精義，以造成不良憲法，則共和政體不成立。使得良憲法矣，然其初亦不過一紙條文，而要在施行之效力，使亦受外力牽制於憲法施行上生種種障礙，則共和政體亦不能成立，此吾黨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棄其重任者也。」他的主張引起袁氏的仇嫉，非置其於死地不可，被害時不過卅二歲。國父聞噩耗即自日本趕回上海親臨弔奠，并致輓聯：「為憲法而流血，公為第一人」。

施劍翹為父報仇

蛾眉欲恨日如年，殺父深仇不共天，壯志不辜三尺劍，丹心一片慰重泉。

前面這首詩是一位女俠客施劍翹刺殺孫傳芳

，為父報仇後，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的一個供狀，由此不難體會這位女英豪的勇邁氣概。

俠女風姿猶憶當年

筆者有幸，在大陸淪陷前，一次宴會中，巧逢施女士，得以瞻仰風采，迄今時隔三十多年，記憶猶新

當年會面時，施女士在外貌觀之，大約四十年左右，戴一副眼鏡，體格壯健，性情豪邁，口音帶有北方人的腔調，態度從容自若，眉宇間英氣蓬勃，使人肅然起敬。當主人介紹女俠客的往事時，在坐的客人無不震驚詫異，而施女士仍然故我，談笑風生，絲毫不以為意，而且有問必答絕無忸怩作態，即對於當年刺殺孫傳芳的一段傳奇故事，亦娓娓道來，毫不隱飾。

施女士祖籍安徽，由於戰爭動亂，轉歷北方各省。女俠客之父為施從濱，係將門之後，家學淵源，文武兼資，為一不可多得之將才。弱冠時負笈東瀛，卒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與五省聯軍總司令，大軍閥孫傳芳係先後期同學。回國後即在孫手下任職，積功擢升至獨立旅長，獨當一面，出類拔萃，而受同僚嫉忌。施君生性耿直，每因忠言逆耳，直顏犯上，亦不在意，以報孫之提拔知遇之情。乃為奸佞所乘，因施愛護部屬，與士兵共甘苦，極受士兵愛戴，而有流言稱其心懷攜貳，別有不軌之圖，致使孫傳芳猜忌，乃設下鴻門之宴，於席間拘禁之，因恐施之部屬譁變，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，捏造假的罪名，執行槍斃。行刑前，施以耳語囑咐侍從帶信其愛女，道出無辜枉死之冤情，務要代父報仇。

隱忍待時古寺槍聲

施女幼承庭訓，自小聰穎過人，具有男子漢大丈夫氣概，故取名劍翹。幼受父母鍾愛，延聘教席武師，練就一身功夫本事。當她聽到父親的凶耗後，痛不欲生，但想到復仇遺訓，乃節哀順變，待機手刃殺父仇人。

初時，孫傳芳擁兵自雄，帶甲十餘萬，平日警衛森嚴，出入前呼後擁，施女苦無下手機會。及至民國十七年孫氏兵敗下野，寓居天津租界，施女則暗中監視。老軍閥可能由於虧心事做得太多，竟皈依佛教，間日往寺廟聽講經義，施女亦以善男信女身份混跡其間，久之而熟，瞞過眾人耳目。一日乘孫氏隻身前往寺廟做佛課，未帶保鏢，施女即潛坐其後，乘他起立之時，迅用預帶的手槍向孫腦射擊，然後從容投官自首。之後施女從事教育，開辦學校，幫助貧苦兒童就讀，經常四處奔走勸募，致力慈善事業，貢獻甚大，令人欽佩。

張佩綸志大才疏

李鴻章係清末中興名臣，主持洋務運動凡三十年，朝廷倚為股肱，無論內政外交都是在逆境中有守有為，說到治兵經武，他的淮軍屢破太平天國，平捻亂，有過赫赫的戰功。但是他的女婿張佩綸則為一志大才疏，言過其實的書生。

書生論兵諫台有名

張佩綸有文名，在士林中頗受見重，熟讀「孫子兵法」，自比諸葛武侯，常嘆身為文人，沒有機會統兵治軍，躍馬橫戈，在疆場上立戰功，傳千秋萬世之美名，鬱鬱不得志。時張位居御史

，頗盡職守，彈劾不避重臣。和他在一起的，有張之洞、潘祖蔭、黃體芳、寶廷、劉恩溥、陳寶琛、鄧承修，他們曾在明儒楊椒山的故宅松筠庵裏，設一「草諫堂」，在那裏一起研擬奏章，諸如尚書賀壽慈、侍郎長敘、布政使葆亨即因被劾而去職。

光緒十年（公元一八八四年）中法在安南發生衝突，馮子材與蘇元春和法國遠東軍不斷有激烈戰爭。張佩綸以為時機不可失，力主用兵，附和者尚有張之洞、潘祖蔭……等。當時李鴻章雖與張無甚交往，因喜歡其文而惜其才，他談起兵來可謂頭頭是道，以致錯認他為一難得的將才，乃保舉他督師備邊。清朝素重李的老成持重，遂命張為會辦海疆大臣，督軍福州，駐兵馬尾，遂為安南的聲援。

馬尾之戰丟靴而逃

法將孤拔率艦東來，正要用戰爭使中國屈服，於是乃向中國下戰書，張佩綸缺乏實戰經驗，滿腦中國傳統章回小說裏的打仗方式，不知如何調度佈署，佔據有利形勢，直至法艦逼近，亦不知阻擋，竟擺下一座空城計。法軍方面首先開火，張一聽砲聲，不覺張皇失措，趕緊往岸上逃命，竟然連靴子都丟掉一隻，所以馬尾崖石上，現在仍刻有「張佩綸隻靴逃至此」的字樣，就是當地人對他的諷刺。

總算張佩綸運氣不錯，當雙方開火時，中國方面竟誤射誤中擊沉孤拔的旗艦，滿船官兵大都喪生，沒有落得全軍覆沒之罪。但，當年他做御史時彈劾官吏所結下的怨，正是別人藉機報復的時候

，張被控：「未戰先逃，喪師辱國，……」。於是上諭「着將張佩綸遣戍新疆」，保舉他的李鴻章也「褫奪黃馬褂，摘去雙眼花翎。」

娥眉知己詩中寄情

雖然如此，李鴻章對張佩綸的才學仍是另眼相看。之後，佩綸以特赦賜還，李以大學士領北洋大臣，直隸總督，特把佩綸留在幕府代辦奏疏。因此有機會經常在李府走動，李鴻章之女不覺芳心暗許。某天，李抱恙，佩綸至內書房問候病情，與李女不期而遇，佩綸亦不覺為其所動。待李女離去後，李介紹說：「這是小女，很喜歡做詩，雖小有才氣，但火候尚未够，你不妨予以指點。」并遞給他詩稿一本，其中有詩：「鷄籠南望淚潸潸，聞道元戎匹馬還，一戰豈容輕大計，四邊從此失天關，焚車我自寬房瑄，乘障伊誰任狄山，成敗由來難逆料，更無霍衛濟時艱。」詩中情意纏綿，對佩綸無限眷戀，使他感激紅顏知遇之情，佩綸當時髮妻亡故已有三年，猶未再娶，遂大胆向李鴻章求允婚事，李早已有意納為東床，正好順水推舟。正所謂：「三品功名去馬尾，一生知己屬娥眉。」

石友三有口難辯

「七七」事變前，馮玉祥舊部宋哲元駐軍防守華北平津一帶，時石友三亦糾合昔時殘衆，協防天津。民國廿四年某月某日，石竟率部叛變不服中央指揮，雙方互相衝突，炮聲隆隆，北平各城門莫不緊閉。當時我駐德使館參事丁文淵返國述職，擬取道俄境自歐陸返柏林，正下榻北平旅

館，目擊事變經過。

未幾，變亂旋平，宋哲元念舊誼不忍追究責任，囑友三出國避是非禍端。

石友三改名字前往德國，經胡展堂介紹丁文淵照拂。石以適自國內抵德考察軍事，聞丁方述職返任未久，即以國內消息相詢。丁即告以「石友三部駐紮天津最近曾發生兵變云云。」石即答：「絕無其事。」丁謂：「當我在北平時，親自看到城門四面緊閉，炮聲隆隆，而且報紙亦作同樣報導。」石無奈，只好露出身份說：「我就是石友三」實主雙方大窘，丁只好改口說，可能係一時謠言誤傳，雙方才告冰釋。

石接着問：「本人一向佩服德國科學工業發

編 輯 報 告

還不行嗎？」

「我去工廠做工，又不要他們的工錢，難道還不行嗎？」

丁答道：「化學工人皆為熟練而具有專門技術者，不是任何人可以担任的。」

石友三不悅說道：

「我去工廠做工，又不要他們的工錢，難道還不行嗎？」

△黨國元老前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所撰「學優從政的循吏」，對前廣東省主席、監察院審計長林雲陔先生的品德操守與廉潔作風，有生動翔實的報導，讀來令人肅然起敬。本誌二月下旬收到鄭先生來稿時，三月號正在裝訂中，不得已，至本期四月號始行刊出，敬請讀者鑒諒。

△立法委員張希哲教授撰「在驚濤駭浪中的一年」憶述他在民國三十八年服務中宣部協助程天放先生健全組織、加強聯繫、實行宣傳下鄉、加強國外宣傳、推展思想運動、提振革命精神等艱辛工作，歷歷如繪，是一篇史料與文采並重的佳構。

△名記者陳嘉驥先生的「東北壯遊」本期寫上月在台北逝世的東北耆宿馮庸的故事，一

達，大學師資水準尤其超羣拔類，我有意學習兵工化學，請物色一位教授，指導本人，以便在二或三月內，盡得其中原理祕訣。」

丁笑答：「兵工化學係一門極艱深的專門科學，雖經十餘專門鑽研亦不一定能有所小成，何況一、二月短短時間，連入門都談不上。」

石改問：「如此，請代為介紹一間有名的化學工廠從事實習如何？」

丁答道：「化學工人皆為熟練而具有專門技術者，不是任何人可以担任的。」

石友三不悅說道：

「我去工廠做工，又不要他們的工錢，難道還不行嗎？」

編 者

代人豪馮庸與學育才，從軍報國的重大貢獻，出現在陳先生的筆下，栩栩如生，令人讀來深切感動。

△戰史學權威學者喬家才先生，以他如椽之筆，寫「軍統局的根——力行社」，就力行社籌創人物的真實故事，內幕祕辛，用春秋筆法，記事體裁，予以披露，極富史料價值。

△國史館纂修洪桂已教授「書名光復尋舊根」寫他四十七年來讀書，教書，研究生涯，情文並茂，感人甚深。

△楊兆青先生「蔣碧微生死戀」續稿未到暫停。石覺將軍「棗宜會戰陽湖殲寇記」李猷先生「追憶詩人吳萬谷」楊仲揆教授「扶岳怪事」及李郁塘先生等來稿排校不及延下期刊登，敬請讀者期待。